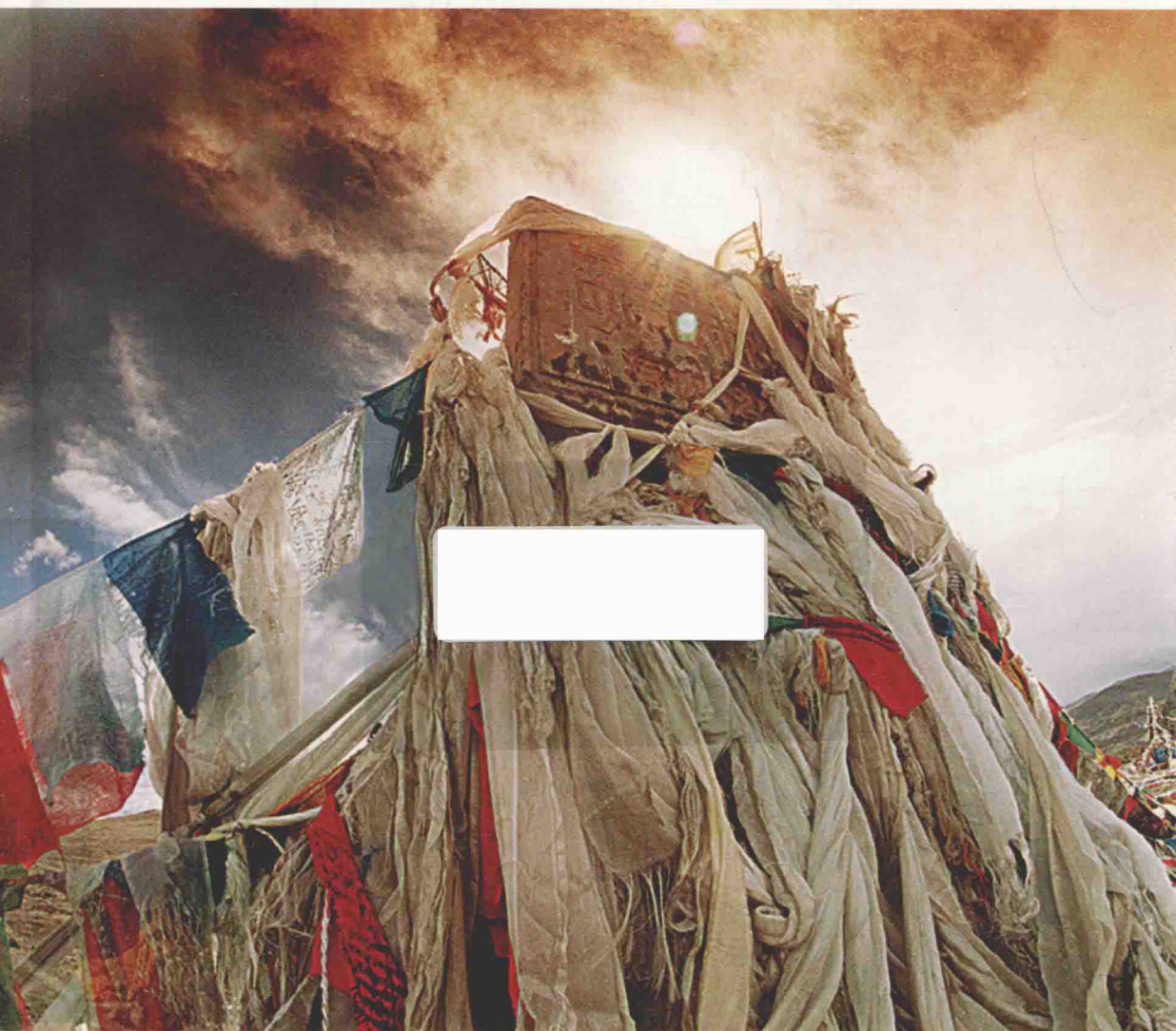


一个人的 藏地

ལྷོ་ཁྱུ་ཡུལ།

唐韵·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第1次印刷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2017年10月

ISBN 978-7-313-18203-8

第1次印刷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2017年10月

第1次印刷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第1次印刷

第1次印刷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一个人的藏地

唐韵·著

第1次印刷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个人的藏地 / 唐韵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225-05405-6

I . ①—… II . ①唐…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2069 号

责任编辑: 成国仙

装帧设计: 闫冬雨

一个人的藏地

唐韵 著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 71 号 邮政编码: 810023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0

网 址 <http://www.qhrmcbs.com>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mm × 1010 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5405-6

定 价 68.00 元

那一刻，
我念诵真言。
不为修行，
只为幻想你的双眼。

那一天，
我摇动经筒。
不为祈愿，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我长跪圣殿。
不为超度，
只为体贴你的温暖。

那一世，
我转遍神山。
不为轮回，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题记·《那一天》

目 录

引子 七步莲花与玉树 /001

走去青海湖 /005

像一件行李被打包 /010

站在日月山上 /015

“神猴变人”的传说 /018

巴颜喀拉的风马 /023

神牛奶水之河 /028

万物有灵的崇拜 /032

怎一个“苦”字可说 /039

九天神奇降佛法 /044

泅渡苦海的绿洲 /048



活佛是怎样“修炼”成的 /054

我不想保留那条哈达 /063

谁能做首裂千瓣的菩萨 /070

“我想那是真的！” /076

漫山遍野的虔诚 /081

一代藏王 千秋赞普 /086

康巴汉子问我卖不卖 /094

不想做纯真的松石 /098

朵朵失去了她的羔羊 /105

朵朵 才仁巴吉 /110

我非要“请”下绿度母 /116

开在墙缝里的黄罂粟 /122

雪山双狮圣水灌顶 /130



一个叫“德”的王 /135

生于莲花的佛陀 /141

降魔除妖 佛教生根 /150

如牛乳溢满高原 /156

藏地古老丧葬仪式 /163

千年王朝的覆灭 /170

我的藏地版“保镖” /179

由毁灭而粲然重生 /187

藏传佛教诸派别 /194

即世成佛的藏密典范 /203

热水沟的老婆婆死了 /214

生命中的“坛城” /223

我告诉“影子”不想再见他 /229





清晨遇到拾牛粪的吉兆 /236

逆光中的活佛 /241

我又“请”下了绿度母 /245

我坐在天葬台中央 /251

砰然四溅的闪烁烛光 /257

我没有带走那只藏獒 /266

活佛尊前，我请求皈依 /270

那些生命里的明王 /278

给我一双慧眼吧 /282

原来我一直误解了 /290

我成了一个“乞士” /295

劈开化现的度母 /302

结语 那一世……/308



引子

七步莲花与玉树

那年夏天，我决定去玉树。

玉树在青海。在地图上，青海像一只蜷身腾跃的兔子，青海湖是它的眼睛。而环绕周围的是青海的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以及西宁市。海南州东面和南边，是黄南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自治州。果洛州的西南为玉树藏族自治州。关于这“六州一区”，有一个有趣的简称，叫“东西南北黄果树”。

对于不熟悉青海的人，这个说法倒也好记。

这之前，我来过青海六次，玉树是我唯一没有到过的州。

玉树位于青南高原腹地。所谓腹地，就是从哪里走都不容易到达。玉



安多

历史上，藏地分为卫藏、康巴和安多三大区域。卫藏指现在西藏自治区除那曲和昌都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康巴包括西藏昌都、青海玉树、四川甘孜和云南迪庆四个州；安多是青海除玉树以外的其余部分，以及西藏那曲、四川阿坝、甘肃甘南等藏族聚集地。这三个地方在自然地理、风俗习惯、方言服饰上都有所不同。

玉树是整个青藏高原的地理中心，州府结古镇在青藏高原东北向最大城市西宁和西南向最大城市拉萨连线的中点上，它也几乎是青藏高原最西北的格尔木和最东南的云南中甸的中分点。如果把整个藏区比作一个人形，西藏无疑是这个人的头脑和躯干，拉萨是他的心脏；青海**安多**藏区、甘南藏区、川西北藏区和滇西南藏区，分别是这个人的四肢；而玉树呢，就是他的肚脐，正儿八经的“腹地”。

然而，腹地并非就是低洼之地。玉树是青海地势最高的地方，平均海拔4 500米。州内超过5 000米的山峰有2 000多座，可谓“群山绵延、终年雪冠”。玉树境内有两座著名的山脉：巴颜喀拉山和唐古拉山。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和长江，就分别发源于这两座山脉。中国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也源出玉树，所以包括玉树在内的这片地区又被称为“三江源”。

玉树虽然地处高原腹地，历史上却曾是出入西藏的交通要道，著名的**唐蕃古道**即穿行其中。藏语里，结古就是“族众兴旺”和“物资集散地”的意思。公元7世纪初，一代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朝。公元634年，松赞干布遣使入唐，首开唐蕃古道。之后的两百多年里，唐蕃古道成了连接青藏高原和中原内地的一条“天路”。

盛唐年间，松赞干布渴慕大唐繁荣，向唐朝请求联姻。公元641年，唐皇李世民以宗室女文

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率庞大的和亲队伍沿唐蕃古道进藏，一路留下众多美丽传说。

在藏传佛教历史上，人们通常把松赞干布的两任王妃尼泊尔尺尊公主和汉唐文成公主进藏时带来的两尊释迦牟尼等身像，作为佛教正式传入藏地的标志，唐蕃古道因而又被藏族人恭敬地称作“迎佛路”。文成公主一路上修筑了众多的佛教法物，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

因为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玉树是整个藏区佛教最有传统，也是最兴盛的地区之一。藏传佛教主要有四大教派，分别是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青海现有寺院六百七十余座，玉树一个州就占了三分之一，且较多的是更有历史传承的古老派别。在玉树，寺院星罗棋布。它们像一部浓缩的奇幻的藏传佛教史，让你只在山水之间步换身移，便能将藏传佛教千年的历史回溯，仿佛时光倒流、轮回从前。

这也是我之前一直没有来玉树和想要去那里的原因。它的山川阻隔、路途艰难，它的遥远神秘、传说众多，然而，这又不是我如此迫切地一定要在那个夏天奔赴玉树的全部缘由。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历尽辛苦曲折，毅然站到了青南高原明丽炙热的阳光下？离开那里很多年后，我仍然在心中默默地回想。

当初，佛陀降生时行走七步，步步莲花；后来，圣者在菩提树下冥想，七日成佛。

如此，我的第七次青藏之旅，便交给了玉树。



唐蕃古道

起于唐朝都城长安，西行经甘肃临津关、凤林光过黄河，到青海乐都、西宁，向南翻越日月山，过海南草原、温泉，渡黄河上游和长江上游进入玉树地区。从玉树向西南，越过当拉山口进入藏北草原，最终经过那曲抵达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全长三千余公里。



唐蕃古道（西宁——玉树）示意图

走去青海湖

我准备了行囊，一个人上路了。

这些年，我几乎走遍了所有藏地：青海、西藏、川西北、滇西北、甘南——为了寻访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足迹，我甚至从宁夏翻越贺兰山，去到内蒙古的阿拉善旗。相传，那里是这位至情至圣的达赖喇嘛的圆寂地。

但我总是一个人。去藏地，我总是一个人。

当然，我会寻求当地朋友的帮助，也会搭顺风车，但在心情上我是独立的，甚至是孤独的。

就一个人。

从北京到了青海。朋友帮我联系到青海省旅游局的一位官员，他说正巧有一个工作组要去玉树，可以随车捎上我。

因为等日程，我需要在西宁待上两天。西宁海拔 2 275 米，它周围的河湟谷地是青藏高原上地势较低的地方。对于从内地初到青藏高原的人，这里是一个合适的缓冲地。

我决定用这两天再去一次青海湖。

在藏地旅行，我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像风，走马观花，就赶脚程，累公里数，相信所有经过的都不会只是经过，它们都会在心田埋下种子，在或长或短的将来破土而出，灿然开花，结果。

另一种，像虫草。就是找准一个地方，在那里深钻下去，占领它，然后再被它占领，相互交融，期待变成一种新的心情，拿来入药。

青海湖是我的“虫草”，每一次都会去。

青海湖是中国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内陆湖。它是大陆上升，海水退却时遗留下的女儿，所以有着大海的辽阔与恬静，气质非凡。藏语里，青海湖叫“雍措赤雪嘉姆”，意思是“碧玉湖赤雪女王”。它与西藏的纳木措、羊卓雍措、玛旁雍措并称藏区的四大圣湖。

相传，很久以前，青海湖附近是一片茫茫草原。草原上有一眼神泉，神泉的神奇之处在于只要取完水后用一块石片盖住泉眼，泉水就永远不会枯竭。神泉滋养了整个草原，让这片土地水草肥美、牛羊成群，人们过着天堂般的生活。

居住在祁连山上的赤雪女王嫉妒人们的幸福生活，偷偷取走了石片，致使神泉水涌形成大海，淹没了好大一片草原。藏地民众请莲花生大师降妖，莲花生大师从印度搬来玛哈代瓦山，压住泉眼制止了灾难，这就是如今矗立在青海湖中的海心山。大师又施法降伏了赤雪女王，使其皈依佛教，成为青海湖区的保护神。

据说，为了护佑草原众生，赤雪女王从祁连山迁居下来，就住在青海湖里。

我第一次去青海湖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因为感情问题，我将自己放逐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出发之前，我对将要开始的旅程没有任何打算。我只是想去一趟敦煌，到那个传说中远离尘世，被脉脉黄沙湮灭了的，曾经演绎过无数爱情故事的迷幻之地看上一看。

我买了一张去兰州的票，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城

市——西宁。

那是我第一次去青海，也是第一次到藏地。

在车站售票室排队买回兰州的票时，我无意中瞄了一眼旁边人手里的地图，一眼就看到了青海湖。我说过的，在地图上青海像一只兔子，青海湖就是这只兔子的眼睛，碧蓝碧蓝的，异常清澈。我同时注意到，一条红色的代表火车轨道的细线，贴着青海湖北面由东向西延展，离湖岸最近的地方不过两三毫米。

我忽然就有了一个想法：去一趟青海湖。

然而，我疏忽了一个重要细节——我目测的是一张比例尺为1：6 000 000的地图！

我在一个叫刚察的小站下了车。车站很小，只是一个土台和几间土房子而已。远处，地平线呈现出弧形的曼妙轮廓，一条蓝色的带子静静地横陈在那里。

那就是“传说中的”青海湖。

起初，我以为离蓝色的带子特别近，走过眼前的油菜地就是了。可是穿过了油菜地，另有一片绿草地横在我与那条蓝色的带子之间。待绿草地之后，又冒出一片紫色的苜蓿地。穿过苜蓿地，眼前又被一片青稞地阻挡。

高原仿佛无边无际，走过青稞地，一块块粉红色、深蓝色、彩色的草地依次冒出，而那条我要去的蓝色的带子，隔着这许多种颜色的帏幔，仿佛一个谜，与我不即不离，朦胧而神秘。

我默默地走着，像一个爱护舌头的苦行僧。中间，我远远看到一个牧羊人。我欣喜地朝他走过去，可还离得远，一只藏獒就喝住了我。我站在原地，冲陌生的牧羊人不舍地看了又看，希望他能招呼我过去。

但是他没有。我只好放弃，朝我的蓝色的带子独自走去。

我越走越远，离开我熟悉的城市、人群、车站，甚至那个牧羊人。陪伴我的只有大地，还有它上面的绿草、鲜花、蜂蝶、土坷垃和间或跑过的一只土拨鼠。

因为青藏高原的辽阔和缺乏参照物，也许我走歪了，走错了，走的不是一条最好的路，我不知道。我只是不停地走着，这让我心安。

“在路上”不只是物理的位移，它是一种生活策略，因而是一种心情。我后来又许多次到过青海湖，但再也没有机会独自一个人在辽阔的呈现出弧形轮廓的大地上，在完全没有路的旷野上体验“在路上”的感觉。

那是很壮观的。隆重、高贵、骄傲，有着宗教般的宁静与丰沛。

当情绪在高原强烈的日光辐射下开始有些疲倦的时候，那条我一度以为几乎遥不可及的蓝色的带子，伴着一阵咸腥的气息，“唰”地铺展成无边的海洋，呈现在我的面前。

我停下来，深深吸一口气，让狂跳的心稍微平静，继而甩掉鞋子，向着那片蔚蓝的颜色奔跑过去。

回到北京后，一位精通野外生存的教练朋友严厉地训斥了我。他说我在没有任何定位仪器，没有通讯设施，没有野外过夜装备及足够的饮水和食物的前提下一个人走去青海湖，是一个绝对错误的做法。

我现在想想也后怕。不过，那次完全没有预案的青海之行，却真的治愈了我的情感创伤，让我差不多完好如初了。从此，藏地成了我的“宗教”。只要我的双脚踏实地落在青藏高原的冻土上，我就能感觉到源源不断的力量注入我的身体。它们像血液一样温存、柔韧，让人幸福。

我因为身处幸福之中，触摸着它们，就像触摸着绿松石曲折、隐秘的纹路而感到难以言说的幸福。

